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UN LIBRARY

FEB 2 1983

PROVISIONAL

S/PV.2407

15 December 1982

CHINESE

UN/SA COLLECTION

第二四〇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12月15日星期三下午3时正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纳托尔夫先生

(波兰)

成员国：中国

凌青先生

法国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

圭亚那

辛克莱先生

爱尔兰

多尔先生

日本

西堀正弘先生

约旦

努赛贝先生

巴拿马

卡姆先生

西班牙

皮内斯先生

多哥

阿梅加先生

乌干达

奥顿努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利钦斯坦先生

扎伊尔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3时45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莱索托对南非的控诉

1982年12月9日莱索托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5515)

主席：按照第2406次会议就此项目作出的决定，我邀请莱索托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博茨瓦纳、印度和津巴布韦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莫拉波先生（莱索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萨赫努恩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勒格怀拉先生（博茨瓦纳）、克里什南先生（印度）和马欣盖泽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埃及、几内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塞舌尔、塞拉利昂、南非、斯威士兰、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的代表的来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征得安理会同意后，按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邀请这几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卡巴先生（几内亚）、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冈西厄女士（塞舌尔）、科罗马先生（塞拉利昂）、斯图尔德先生（南非）、马林加先生（斯威士兰）、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和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安理会各理事国面前有 S/15524 号文件,其中载有安理会在磋商过程中拟订的决议草案案文。我的了解是,安理会准备对此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既然没有人反对,我现在就将此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法国、圭亚那、爱尔兰、日本、约旦、巴拿马、波兰、西班牙、多哥、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扎伊尔。

主席: 15票赞成。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527(1982)号决议。

第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他想以12个月份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主席的名义要求发言。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我以非洲国家集团主席的名义,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国代表团对你忠于职责的精神和领导才干,深表信任。

安全理事会又一次开会讨论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对莱索托王国采取的不负责行动在南部非洲所引起的严重事项。1982年12月9日,南非入侵莱索托,使许多人无辜丧生和损失财产。

昨天,莱索托国王陛下已雄辩地阐明了12月9日发生的事件,因此,我不准备详述在这一前所未有的侵略行动中所发生的细节,但想扼要地谈一谈我们世界这一重要地区的危急局势。作为12月份非洲国家集团的主席,我首先要表示全力支持和声援莱索托政府和人民在此关键时刻向南非白人少数种族隔离政权殖民和种族主义侵略进行的正义斗争。

这种赤裸裸的侵略,既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南非政权在过去向前线国家,特别是莱索托和莫桑比克,已进行了许多次侵略,并占据部分安哥拉领土,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使这些兄弟国家蒙受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由于这种形势产生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发展计划的顺利进行造成了障碍。这种行动不仅给莱索托政府和人民以及其他前线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还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它不仅威胁到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且还威胁到非洲大陆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向莱索托和其他前线国家犯下应受谴责的行动，其主要目的是要动摇它们为反对南非政权种族隔离政策及其继续占领纳米比亚剥削其人力自然资源的政策而采取的坚定立场。另一个目的是要阻止这些国家庇护南非难民。

令人悲痛的是，国际社会一边眼看着一边默许这些侵略行动持续不已，毫不尽力为制止这些罪行给予必要的基本援助。我们认为，国际社会之所以无法制止这种侵略，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大国在财政、军事和政治上，大力支持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以保全它们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利益。我们还面临另一种类似的利害关系，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以同样的借口占领了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剥夺当地居民行使不可分割权利乃是本着这两个政权的共同利益。事实上它们是靠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的可耻勾结而结合在一起的，并构成一个种族主义轴心，目的是压制凡是反对种族主义政策的意见。

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一个在非洲，一个在中东，加紧勾结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南部非洲和中东成为西方大国共同关注的战略问题。它们之间的日益勾结为彼此提供了额外的武器供应来源和专门技术知识。被国际社会孤立以后，这两个政权别无办法，只好加强勾结，向国际社会的意志进行挑战。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我只打算略举几个例子：最近对莫桑比克的侵略；种族隔离政策延续不已；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公然侵害人权；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和非法设立移民点；袭击伊拉克的反应堆；占领南部黎巴嫩；萨布拉和夏蒂拉的大屠杀；南非政权继续蔑视联合国为谋求纳米比亚早日独立的要求。帝国主义大国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继续支持使得纳米比亚的当地人民饱受痛楚和陷入贫困。

现在是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采取具体措施以保障纳米比亚人民取得自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决和独立合法权利的时候了。再者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都应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莱索托和其他前线国家进行这种侵略。

大会曾一再谴责这种非因触犯而发起的入侵造成无辜人命死伤和财产的破坏。就在昨天，大会未经表决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南非政权无缘无故入侵莱索托，并对莱索托政府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为南非难民和自由战士给予庇护表示赞扬。

大会已敦促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措施，阻止南非再次对莱索托和邻近其他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侵略和破坏的行径。

非洲成员国相信，根据《宪章》，安全理事会有义务和责任对明显违反《宪章》和国际法的行动——正如我们目前正在面对的事件——援用《宪章》第七章。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尤应铭记这些责任，不应当对违背南部非洲和中东人民意愿和期望的行动滥用否决权。

安理会应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莱索托王国和其他非洲国家的侵略。

安全理事会应对那些在非洲和中东的法西斯和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枷锁下遭受和继续受到不公平和压制待遇的人民应享有的权利给予全力支持。

安全理事会如不能对此支持作出保证，则势将使危险的局面加剧，以致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极为有害的影响。

最后，我代表非洲国家集团要再次重申我们对兄弟之邦莱索托抗拒侵略的权利和安全理事会为对付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而采取的任何有效和适宜的行动给予全力支持和保证。安全理事会现已通过第527(1982)号决议，但是我们不应当只局限于一项决议而已。我们感到南非还会对莱索托和前线国家发起侵略。因此，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应承担 responsibility，对南非进行具体的制裁。

(扎伊尔)

主席：谢谢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热烈祝贺你担任1982年12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还要对你的前任在1982年11月份安理会上表现出的杰出领导才干表示十分赞扬。

1982年12月9日南非军队无故入侵莱索托，造成重大财产破坏和人命伤亡，其中包括无辜的老少妇女。扎伊尔人民对此感到万分愤慨。莱索托国王莫舒舒二世陛下已十分清楚地说明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在1982年12月9日所遭到的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并为此亲自来到纽约。

联合国已宣布种族隔离政策是违反人道的罪行。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南非解放运动进行的解放斗争是合法的。就本组织而言，南非解放组织是南非黑人的唯一真正代表。

毫无疑问的是，联合国通过大会、安全理事会和所有其他在不同方面处理特别是南非问题和一般南部非洲问题的机构所采取的一切决定，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一概具有约束力。

我已在其他场合指出，凡是符合联合国原则和宗旨的联合国决定和决议，对所有联合国会员一律具有约束力，不论它们对某一项决议的立场如何。如果不肯定这一点，则势将意味任何一个会员都可否定本世界性组织的任务、目标和宗旨。

我想这就是莱索托王国作出的结论。作为联合国的一个忠心耿耿的会员，它不顾与南非毗连，始终敢作敢为地对南部非洲的非洲解放运动给予支持。莱索托王国只是对国际社会、联合国和为最基本权利进行斗争的人民尽其责任而已。

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谴责南非无故采取侵略行动一事，并必须迫使它对造成的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负责。同时，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赞扬莱索托王国对种族隔离政策予以正当和合法的反抗并重申它有权按照人道主义原则及其国际义务在其领土内收容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难民和其他受害者。

(扎伊尔)

安全理事会应采取必要措施，阻止南非对莱索托和其他独立的邻近非洲国家继续或恢复进行侵略和破坏行动。扎伊尔共和国完全赞成请各会员国尽力向莱索托王国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以增进其收容难民和重建经济的能力。

南非侵略莱索托一事不仅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而且还违反标题为“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的1978年12月15日第33/73号决议的各项具体规定。该宣言吁请所有国家都确认需要建立、维持和加强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必要性，并在进行活动时遵循此种方针，特别要遵行下列原则：

“每个国家和每个人……都享有过和平生活的固有权利……。”

“……侵略战争是违反和平的罪行，并为国际法所禁止；”

“……各国都负有不进行鼓吹侵略战争的宣传的责任。”

各国也有责任同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以推动和平、人道主义和自由等思想，尊重自决、独立、平等、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等权利，包括有权在不受干涉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取缔鼓吹仇恨和偏见的一切作法以及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各种表现。

对莱索托的侵略也违反标题为“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的1981年12月9日第36/103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载有由不干涉和不干预别国内政和外交的原则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并指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立、维持和加强是以自由、平等、自决和独立，以及尊重各国主权为基础的。

那么，我们是否可认为，比勒陀利亚政权已坚决表明它反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反对国际法中有关国与国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原则，反对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反对不容干涉和干预各国内政？

这种景象本身，不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严重影响，而且还否定联合国的使命及其全部工作；对此，安全理事会不可视若无睹，漠不关心。

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采取措施，确保今后南非必须遵守《宪章》的各项规定、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的许多决议，保证不再对更加充分认识到国际义务的邻近的非洲独立国家进行侵略。

(多哥)

扎伊尔共和国是由于上述这些理由投票赞成第527(1982)号决议的。

主席：谢谢扎伊尔外交部长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阿梅加先生(多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安理会正要讨论一国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和基本自由受到侵犯及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侵犯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你在此时担任安理会主席真是天意。在你的祖国波兰悠久的历史上有许多突出的事件，使“自由”一词含意更充分广泛，这一点有助于你理解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全世界进行的斗争，尤其是现在讨论的南非人民大会的斗争。

主席先生，你属于一个英勇不屈的国家的人民之列。你们了解世界上各种政治和哲学思潮，熟谙重大的民族问题和国际问题。具有这样的背景表明你是以能力、效率和可靠的判断力就任主席职位的。

先生，我谨借此机会祝贺前任主席，巴拿马常驻代表卡罗斯·奥索雷斯·蒂帕多斯阁下，他常识的丰富和思想的开明为外交界人士所熟知。他在上个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时就表现出了这些品质。

南非又一次对一个主权国家莱索托犯下了侵略罪行，又一次蔑视了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又一次看到一国人民和一个国家的基本权利受到公然侵犯。

12月8日星期三夜晚至12月9日星期四，南非不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不顾国际实证法和大会的各项决议，对莱索托进行突袭，使40名无辜者蒙难。

发动突袭的借口是所谓南非人民大会的恐怖主义分子企图在南非加紧其解放活动，因而这次行动是针对他们的。南非以各种借口对这个地区的国家进行侵略，这并非第一次。我们对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事件，尤其是1981年9月在安哥拉发动的普罗蒂行动依然记忆犹新。这些侵略行径一再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即使南非人民大会的自由战士确实可以证明是在莱索托，那也完全是属于莱索托主权的问题，莱索托有权在自己领土任意向任何人提供保护。南非同以往一样，宣称它袭击莱索托领土上的南非人民大会战士是行使紧追权。这是谬论，因为只有公海上才有紧追权，这一权利并不适用于陆地上。

此外，什么人能指责南非人民大会的存在？什么人能够指责莱索托支持这个运



(多哥)

动？南非绝大多数人民正处在毫无人性的种族隔离枷锁之下，而南非人民大会的运动是一个保卫他们自由的崇高事业，只要种族隔离还存在，那么南非人民大会或某种形式的解放运动就必然存在。南非人民大会及其武装斗争之所以会存在，正是南非自己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正是因为南非可耻的种族隔离政策剥夺有色民族最起码的权利，肆意践踏他们，这些人民才会有反叛的自然反应。任何个人，任何民族都不会无休止地容忍另一个剥夺他们生存权利的民族对他们进行暴虐的折磨。任何民族都不会消极地站在一旁看着自己被别人毁灭。因此，我们可以理解非洲人民大会的行动，他们的唯一目标是解放被压迫的人民，使他们能够享受目前被剥夺的各项正当权利。

我想在这里回顾一下，南非人民大会并不是一直诉诸武装斗争的。他们是绝望之后被迫如此的。当他们在和平示威中提出合法主张时，当他们要求人民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尊重时，南非过去和现在的反应都是残无人性的野蛮镇压。南非利用其所谓的安全法，对更多的人进行监禁，施以酷刑，处以死刑，尤其是南非人民大会的自由战士。因此，这一运动别无选择，只有进行武装斗争。

国际社会经常对南非采取的态度表示愤怒，并且通过了决议，目的是对南非进行实际有效的惩罚，迫使它觉醒到种族隔离政策是残无人性的，使它摒弃这种政策。但是这些决议从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某些国家继续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同南非合作，间接地支持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

欧洲后裔的南非诗人布雷坦·布雷坦巴奇写得好：

“这个（种族隔离）政权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世界想要它存在。它的繁荣，被人接受、怂恿、滋养、武装，有必要时甚至被挽救，因为这样有利于南非的贸易伙伴和投资者。”

南非绝大多数人民最起码的权利正遭到践踏。尽管他们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可是还有人替可耻的种族隔离政权找出宽恕它的理由。更有甚者，有人正给南非提供继续这一政策的必要条件。这是最令人痛惜的事。甚至10月21

(多哥)

日大会以绝大多数通过的禁令，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向南非提供贷款，也被置之不理。货币基金组织驻联合国的特别代表为了辩解对本国际组织的这种侮辱，说货币基金组织的行动必须符合其协议条款的规定，而不能基于不属于这些条款的考虑。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向其他国家的贷款不正是出于这一类的考虑吗？这就是刻划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现象。正如克洛德·朱利安在《外交世界》月刊本月号中所指出的那样，一切都是政治性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南非之间的协议也不例外。

一个一再公然侵犯全体人民基本自由的国家，人们怎么能去支持呢？正如多哥人民联盟创始主席、多哥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将军所说：

“多哥不能容忍这个地区目前不公正和压迫的局面。一个为人类和我们的时代所不齿的、不顾一切道义的政权，之所以得以维持，是以对人民采取难以形容的暴力为代价换来的，而这些人民的唯一罪行是他们的肤色。”

我请国际社会共同做一个反省，也吁请所有有关国家，所有有关机构和公司考虑到，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迫使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采取必要措施，以废弃种族隔离这种罪恶和无耻的政策，人类将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危险。

11月15日我在大会就议程项目33发言时曾经说过，虽然听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否认各种族平等和各种文化融合的正是南非种族主义的少数人。而黑人多数则是很愿意接受这一点的，因为他们认为，文明的前景是各种族和文化真正地互相融合。

因此，我国代表团很高兴安全理事会坚决谴责了南非对莱索托的侵略。我国代表团认为，由于南非的海盗行为，莱索托的主权权利被侵犯和蔑视，遭受了物质损失而且死了人，莱索托有权得到赔偿。因此我对刚才通过的决定表示欢迎。

我国代表团仍然坚信，面对这一严重局势以及南非对其邻国造成的长期威胁，安全理事会将会始终不懈地负起它的责任。

( 联合王国 )

主席：谢谢多哥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约翰·汤姆逊勋爵 ( 联合王国 )：先生，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都非常高兴地祝贺你就任这个重要机构的主席。

正是因为看到一项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使我要向巴拿马代表团表示感谢，感谢巴拿马代表上个月成绩显著的工作。

我认为我们还应当注意到我们同事的杰出成就；扎伊尔前常驻代表现在已成为该国的外交部长了。我十分高兴地祝贺他作为常驻代表时在这里取得的成就，并祝贺他作为其伟大国家的外长后一定会取得的成就。

安理会荣幸地听取了莫舒舒二世国王陛下严正和明确的讲话。值此莱索托处于紧急关头之际，他光临安理会，可见莱索托王国对安全理事会目前讨论的问题的重视。

我谨代表联合王国，再次向莱索托政府和人民，向12月9日被野蛮杀害的所有人的亲属，表示深切的同情。莱索托是无理袭击下的受害者。面临这种严重局势，莱索托能够顾及大体，保持节制，值得安理会每个成员国给以支持。我高兴地看到莱索托正得到此种支持。

我们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会了解莱索托易于受害的艰难处境。莱索托是个内陆小国，四面被一个强大得多的邻国南非所包围。由于我们同莱索托王国这个英联邦成员有着长期和十分友好的联系，我们十分了解该国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们一向都尽最大能力支持和帮助莱索托；不用说，我们愿意帮助莱索托政府解决这次无理袭击造成的问题。

我们今天审议的问题是黑白分明的。我们无需进一步调查，因为事实无可争议。不仅在马塞卢有许多目击者可以证明莱索托的主权遭受到公然侵犯，而且南非武装部队首领维乔恩将军12月9日发表的声明也厚颜无耻地对此做了描述。

( 联合王国 )

因此，我国政府认为南非武装部队采取的行动是毫无道理的。南非肆意侵犯了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及各国间文明行为的各项原则。莱索托对南非并不造成威胁。正如莱索托国王陛下提醒安理会的那样，莱索托奉行一项和平共处和睦邻友好的政策，实行这项政策在南部非洲的条件下是极其不易的，因此更值得大加赞扬。而南非冷酷预谋的袭击也更应予以严厉指责。我国政府、其他国家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和英联邦秘书长理所当然要立即对这次袭击进行谴责。

谴责是不够的。莱索托必须得到一切可能得到的支持。对这场悲剧，应当采取一些步骤。

莱索托的朋友显然会考虑他们个别可以采取的行动。

显而易见，对于莱索托境内许多难民可能产生的问题，必须作一个估价。这样做的正确途径是通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因此，我们高兴地听到秘书长带来的消息，即高级专员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南非应给予莱索托王国充足的赔款，以弥补其袭击造成的损失。

对于未来，和对于这次袭击所显示的局势的严重性，我们必须坚持要南非今后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各项规定。这样做实际是符合南非自己最大利益的。如果南非做出一个破坏国际法原则，破坏尊重联合国——我们都是会员国——的原则的榜样，那它是在作愚蠢地冒险。

我非常希望在这次辩论中听到南非常驻代表说，南非政府今后将遵守《宪章》不再采取此类暴力行动。这一步骤对在这个地区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会发生极大的助力，而这正是南非声称它所希望的。

南非应该表明它尊重自己的国际义务，莱索托国王陛下昨天已表明他的国家会

( 联合国 )

这样做。 安理会成员国可能已注意到国王陛下十分强调这些义务，安理会成员国将愿意协助莱索托履行这些义务。 最重要的是，南非必须认识到此类行径是不能允许的。 关于这一点，我想简单阐述一下。

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避免南部非洲暴力和冲突的升级。 安理会知道，我国政府正在继续同这个地区各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紧密联系，积极寻求和平解决这个地区各种问题的办法。

因此，我对一位代表昨天在大会和今天在安理会所做的荒谬狂妄的发言深表遗憾，他的发言同莱索托王国的顾全大体恰成鲜明对照。 我一边听，一边禁不住要问，这位常驻代表究竟是象他在某一时刻说的那样代表他自己发言呢，还是象他似乎在另一时刻说的那样代表整个一个大陆，代表所有非洲国家发言。 听着他的发言，我简直不能相信他是代表后者。 扎伊尔外交部长和多哥常驻代表发言虽然口音不同，但是他们的发言都很有分寸，也更有说服力。 如果我们真的对促进和平表示关切，如果我们真正关切莱索托的安全——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么我们就应该去挑拨纠纷，也不应该去煽动暴力。

我们不禁要问，提出这些牵强附会论点的人究竟居心何在，我相信安理会每一个成员心里都明白这些论点是毫无根据的。 这些人是真想促进南部非洲的和平与稳定，还是属于想到用这个地区的问题和最近这场悲剧，目的就是想使这些问题复杂化，甚至不惜破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些问题的那种人？我们禁不住要问：难道有些人真的欢迎和怂恿暴力吗？

不管他们来自那个方面，那些鼓吹暴力，使用盲目的极端主义术语的人，只能加速暴力的循环，造成我们队伍内的分裂。 暴力只能引起暴力。 他们这种破坏性态度最可能的后果是引起南非进一步的破坏性行径。 这难道是帮助内陆国莱索托的途径？

(法国)

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们想造成积极的影响，最好的办法是循莱索托树立的榜样，让事实作自己的答辩，并且摒弃暴力。我国政府一贯对任何方面在寻求解决南部非洲问题时使用暴力深感遗憾。我们多次呼吁这个地区所有国家表现出克制态度。我们一贯敦促和平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对助长暴力循环的任何行动深表遗憾。

这些就是我们将继续坚决向南非政府苦谏的观点。我们真诚地希望，南非政府在为时未晚之前看到自己的错误，不再进一步使南部非洲危险的暴力升级。我们决心为在南非内部进行和平改革而努力。我们认为，南非对其邻国施加武力决不会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和平改革，而不是通过武力镇压，我们才能有希望看到南非国内及南非同其邻国之间不愉快的局面得到改善。

最后，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对这一决议草案及时一致获得通过表示高兴。莱索托国王陛下昨天下午在他富有说服力的发言中说：

“我们吁请承担了维持世界和平这一崇高责任的安理会对南非加以约束，禁止它蔑视《联合国宪章》、侵犯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对整个次大陆采取赤裸裸恐怖主义的战略。”(S/PV. 2406, 英文第17页)

我相信，安理会通过目前这个决议已明确无误地表明了它的支持。

主席：谢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法国）（法语发言）：先生，首先我谨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国代表团深信，在你的英明指导下，我们的工作将圆满完成。一致通过了第527(1982)号决议就是一个证明。

我谨向巴拿马大使表示谢意，上个月他能干而有技巧地主持了我们的工作。

安全理事会又一次为了审议一个非洲国家对南非共和国的控诉而开会。我国

( 法国 )

代表团非常认真地听取了莫舒舒二世国王陛下雄辩滔滔的讲话。这次袭击事件被报道后，法国外交部长克洛德·谢松先生说，他“对南非竟然如此蔑视国际法感到震惊”。接着他写信给莱索托首相乔纳森先生表示声援和支持。我也谨在此向莱索托代表表示我们最深切的同情，并请他向受害者亲属转告法国政府的哀悼。

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法国毫不迟疑地站在莱索托一边。英勇和高尚的莱索托人民在充满威胁的气氛中正努力维护自己的独立，开创莱索托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事业，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莱索托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同时也为自己作为一块提供庇护的土地而自豪。那些在本国被种族隔离所遗弃的人，可以在莱索托找到避难所。在莱索托国家法律和国际协定受到应有的尊重。

欢迎政治避难者的政策完全符合非洲盛情好客的传统，也符合国际法的规定；但是，正是这样的政策反而被比勒陀利亚当局作为他们在12月9日发动屠杀性袭击的理由，而这个袭击被称为预防行动。

我国政府反对这种逻辑强烈谴责南非无故对莱索托进行袭击。法国谴责这一公然侵犯该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并且对这次无理的突袭行动使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许多人蒙难深表遗憾。

必须予以谴责的不仅是这个事件，而且是它的根源。

种族隔离必然导致镇压，因为任何人都不会眼看自己的尊严一再受到制度性的侮辱而袖手旁观。此外，对内的镇压必然导致对外的侵略，因为一个国家对自己应负主要责任的事总是要怪罪别人的。

南非已走上死路，或者说是走上了一条只能引起流血对抗的道路，现在是南非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我们愿意相信现在还来得及。最近有两件无疑有积

( 法国 )

极意义的事件曾使我们感到鼓舞。 我所指的是：一 伟大的诗人布雷坦·布雷坦巴奇获释，现在住在巴黎，二 南非和安哥拉的高级代表团在巴黎举行了会谈。

我们深信，如果南非果断地采取此类行动，则它受益无穷。 如果它执意采取诸如马塞卢突袭这样的行动，则损失非浅。 必须毫不拖延地结束越过边境进行武装侵略的行径，因为这样做十分危险，使南部非洲局势更紧张，而且根本不会缓和由于南非政府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在南非引起的紧张局势。

法国曾最先提出由欧洲共同体10个成员国向比勒陀利亚提出抗议的建议。 法国高兴地看到，安全理事会能够一致谴责南非对莱索托的无理袭击。

主席：谢谢法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爱尔兰)

多尔先生 (爱尔兰)：主席先生，我首先就你担任主席职务表示良好的祝愿并对你迄今为止的工作表示祝贺。我还要向你的前任，担任十一月份主席工作的卡罗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大使和巴拿马代表团表示感谢。我同大家一样，欢迎莱索托外交部长参加安理会会议，并向我们过去的同事，今天参加我们会议的扎伊尔新任外交部长表示良好的祝愿。

为安全理事会审议的问题提供的事实真正没有什么争议，这还是第一次。包括南非自己提供的情况在内，所有报告都表明，大约100名南非士兵于12月8至9日夜间越过边境袭击了独立国家莱索托的首都马塞卢。该首都几所房屋遭到袭击，大约四十人丧生。根据南非自己的报告，五名妇女和两名儿童在袭击中遭到杀害。

为什么对一个独立国家发动这种野蛮的进攻呢？南非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12月9日，南非代表团在此分发了以南非国防军司令名义发表的声明，试图为进攻马塞卢的行为辩护。这项声明是无意识嘲讽的杰作。它谈到有情报说非洲国民大会计划“趁节日期间在南非、特兰斯凯和西斯凯进行恐怖活动。”它还提到存在一种危险：所谓“以莱索托为基地的国民大会恐怖活动”可能“越来越仿效野蛮暴力和滥杀无辜的模式”，并加重分量举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例声明强调“南非国防军的唯一目的在于防止杀害无辜人民、投放炸弹和进行破坏和其它恐怖活动之类的流血事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非用来含糊形容国民大会将来打算采取的行动的不少言辞，正是它自己在12月9日夜间所作所为的准确写照。实际上，“野蛮暴力和滥杀无辜的模式”正好用来形容强大的南非军队进攻其不设防的弱小邻国并杀害近40人的行动；南非声明中宣称其国防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杀害无辜人民、投放炸弹、进行破坏和其它恐怖活动之类的流血事件”，但是这类事件正是它自己的军队在进攻马塞卢时所干的勾当。

声明承认五名妇女和两名儿童遭到杀害，并说他们“死于交火之中”。甚

(爱尔兰)

至还流露出某种欠意，说什么，“令人遗憾的是，无辜的人也不得不蒙难，因为恐怖主义分子将他们拘留在房屋中，防止对他们采取行动。

请注意表示遗憾时的用语。首先，“令人遗憾”是一种与己无关的提法，目的似乎是否认南非进攻者同这一事件的关系。第二，把事情说成似乎不可避免——“无辜的人也不得不蒙难”，好象要进一步开脱进攻马塞卢的那些人的责任，并将无辜人民的死亡说成不可避免，或者不知怎么地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

但是，可以说，应该将这次进攻看作该地区日益严重的暴力行为模式的组成部分。非洲国民大会确实有时袭击了南非境内的某些目标，现在南非也或许可以宣称它正在能够进攻的地点打击国民大会。有些人可能对这次具体的进攻行为表示遗憾，但仍然认为这种行动大体上还是做到了公平对待。

为了驳斥这种说法，有必要指出不存在任何表明非洲国民大会曾从莱索托出发或以其它方式进攻过南非的证据，我重申不存在这种证据。我们已了解到这一点。莫舒舒二世国王陛下昨天在此作了令人感动和雄辩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再次明确地谈到这一点。他说：

“从未有人指控，更不要说证明过我的犯过一次明显的越境行为，相反，倒是有许多次从南非领土上向莱索托发射迫击炮弹。

在南非举行过无数次涉及非洲国民大会自由战士的政治审判，但没有一次有人指控有任何一个自由战士以莱索托为基地或从莱索托进行活动。”

( S/PV. 2406, 英文本 P. 11 )

因此，甚至不存在安理会审理的案例中有时出现的那种大致对等即以牙还牙的报复现象。甚至我前面提到的南非自己的声明也没有明确提出以前发生过什么问题。重点强调的是想象中的非洲国民大会的计划；和声明所说的国民大会的“活动”可能“越来越具有野蛮暴力的模式”的“危险性”。

看来甚至南非自己都承认，它对一个不设防的弱小邻国发动这场野蛮的进攻

(爱尔兰)

只是着眼于将来。因此，我认为可以毫不过份地说，这种进攻纯属恐怖主义活动（我这样说是经过斟酌的）。如果不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行动，至少也是一种为了在特定人群——居住在莱索托的南非难民——中散播恐怖的进攻。这无疑其意图也是为了恫吓收留难民的莱索托政府。

我们从莫舒舒国王二世昨天的发言中得知，当夜在马塞卢被惊醒并被南非军队用机关枪、手榴弹和火箭筒残酷射杀的人中，有12名是莱索托公民。看来其它人中有许多是南非的难民，也就是说，南非的黑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内被少数白人剥夺了几乎所有的权利。同其它许多人一样，他们不能忍受自己的处境，因而越过边境逃到莱索托。

爱尔兰以前曾指出，在南非最好进行和平的变革，而不是采取导致流血和苦难的暴力行动。但南非的行动使人很难继续保持这种观点，因为南非军队进行的袭击不折不扣地是一种政府采取的恐怖主义行动，而且这种行动看来几乎是故意促使该地区的暴力行为升级。

这一点对该地区的问题有着更广的含义。南非声称愿意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并同某些国家正在幕后进行有关建立信任措施和举行谈判的会谈。对一个四面受南非包围又不设防的邻国发动这种进攻怎么可能有助于建立信任呢？人们怎么能够不把它看作是南非对该地区其它国家采取恫吓和暴力的惯用手法的一部分？《华盛顿邮报》在12月11日的社论中将这一事件说成是“不可原谅的霸道行为”，无疑是正确的。

爱尔兰同莱索托有着亲密的友好关系。我国有限的双边援助方案中有一大部分集中用在该国。因此，我们更加有理由直接了解该国的局势，并得知南非的进攻完全是为了威吓一个不设防的弱小邻国。

爱尔兰政府坚决谴责南非的这次进攻，因为它侵犯了一个爱好和平的独立国家的主权，直接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这次进攻和对安格拉及莫桑比克发动

(日本)

的类似进攻对整个南部非洲前途的影响，使我们深感不安；我们对莱索托政府和人民以及因南非军队入侵遭到杀害的家属深表同情。

爱尔兰认为安理会必须对这种明显违反《宪章》的行为作出坚决和紧急的反映。为此，我们高兴地投票赞成决议草案。安理会一致通过这项决议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主席：我感谢爱尔兰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西堀正弘（日本）：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在十二月份担任主席。我相信由于你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我们的工作将获益匪浅。在你的指导下安全理事会将会成功地履行它的职责。此外，我还愿借此机会向十一月份的主席，巴拿马的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他的赞扬。他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既有成效又有效率地处理了安理会审议的事务。

我国代表团以认真的态度和十分同情的心情听取了莱索托国王舒莫莫二世陛下在安理会对他的王国最近遭遇的悲惨事件所作的叙述。我们深受感动地得知为了向安理会提供有关该国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他在最关键的时刻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他的这种行动表明了他对安理会的信任。现在应由本安理会各成员证明他并没有错置自己的信任。

国王陛下有力地指出，南非最近的袭击显然侵犯了莱索托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实上这次进攻粗暴地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并有悖于既定的国际法准则、《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联合国其它有关决议。

据报道南非国防军司令宣称，这次袭击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措施，目的在于防止恐怖主义分子在圣诞节期间在南非共和国进行恐怖活动。我国政府拒绝接受南非为其对邻国采取敌对行为所做的辩解。

(日本)

日本坚决维护严格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的原则和在国际关系上不得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作为这样一个国家，日本强烈谴责南非突击队对莱索托的袭击。我国代表团认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这种行动都是不能容忍的。日本深表遗憾，在这次袭击中有4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南非应对这种卑鄙的屠杀负全部责任。

日本政府认为，应将南非最近侵犯莱索托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同整个南部非洲目前总的政治局势联系起来考虑。实际上，联合国会员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解决该地区的两个主要问题：纳米比亚问题和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问题。目前审议的事件正是后一个问题引起的由于对莱索托的袭击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国政府担心它可能给整个南部非洲的和平与稳定带来危险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还必须指出，南非并非第一次对其邻国采取这种军事行动。事实上，仅在过去的两年中，本组织就收到莫桑比克（1981年1月和3月以及1982年8月）和安哥拉（1981年1月和8月，1982年3月和7月）关于受到南非进攻的报告。莱索托也曾于今年3月报告从南非境内出发的暴徒对其民兵司令部进行了袭击。

因此，南非最近采取的敌对行动又一次破坏了本世界组织为在该地区建立和平而作出的一切努力。

因此，我国政府坚信，安全理事会目前有责任迅速采取行动结束这种状况。安理会应首先使南非的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对莱索托的野蛮进攻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此外，安理会应要求南非纠正过去对邻国犯下的严重过失。最后，安理会必须要求南非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不得使用武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

因此，我国代表团对安理会一致通过了阐明这些观点的决议感到高兴。我们真诚希望决议得到充分执行，使该地区的稳定得到保证，因为，如果要继续以现实

(乌干达)

主义的方式作出国际努力解决该地区两个基本问题的话，区域稳定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主席：我感谢日本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奥顿努先生（乌干达）：主席先生，由你主持安理会12月份的会议，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我们更高兴的是，对所代表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同乌干达的关系既亲密而又富有成果。我们相信，在你干练而明智的领导下，安理会将迅速有效地履行它的职责。

我还要对我们11月份的主席、巴拿马大使卡罗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深表谢意。在他高明和沉着的领导下，安理会顺利和成功地完成了11月份的工作。

莱索托王国外交大臣，尊敬的查理斯·莫拉波先生出席今天的安理会会议使我们感到荣幸。

安理会今天召开会议是因为南非于12月9日凌晨再次沉重打击了独立非洲的心脏。种族隔离政权最近这次侵略行为的受害者是莱索托王国。莫舒舒二世国王陛下昨天已用生动和雄辩的语言向安理会陈述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全部事实，因此我将不再赘述同这一悲剧有关的细节。我只需要指出，侵略军离开马塞卢之前杀害了42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并造成很大的财产损失。

在这沉痛哀悼的时刻，乌干达向莱索托王国和南非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声援。

我也不需要长篇大论地证明南非应对这种侵略和其后的屠杀负责，因为南非自己便急不可待地吹嘘它在马塞卢的劣迹。

侵略者重施目前人们都已熟知的惯技，立即设法将自己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这次的受害者则是莱索托王国和居住在莱索托的南非难民。莱索托王国怎么可能对南非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呢？让我们考虑一下下列因素：从地理上讲，莱索托

(乌干达)

正处于这个野兽的腹部，本身只占有仅够生存的空间；莱索托的面积仅有 30,000 平方公里，相比之下，包围着它的南非的面积却达 1,200,000 平方公里；莱索托的人口为 1,200,000，比人口总数达 27,300,000 的南非少 30 倍；莱索托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240,000,000 美元，而南非的国民生产总值却高达 457 亿美元；莱索托的军队只有 2,000 人，南非却有约 480,000 名武装士兵。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怎能看到威胁南非国家安全的任何因素？显然，莱索托没有能力在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巨人哥利亚面前扮演大卫的角色，它也从未试图这样做。相信，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莱索托王国一贯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

至于逃脱种族隔离政权的迫害并居住在莱索托的难民，事实是：非洲国民大会在莱索托没有任何基地；难民都没有武器，因此不能武器入侵南非；难民不在难民营居住，而是散居在巴苏陀社区内；此外，在任何情况下，难民的数量都没有那么多，因为多数人愿意住在离南非更远的非洲其它地区。因此，种族隔离政权关于难民对其安全构成威胁的说法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南非的说法既属谎言，那么南非侵略莱索托王国的真正原因何在呢？种族隔离政权今天无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觉到南非境内解放运动所进行的政治和武装反抗的激烈程度。这使南非在某种程度上感到绝望，因此试图在南非国外寻找替罪羊。象所有的恶霸一样，种族隔离政权恼怒的是，莱索托虽然面积狭小，地理位置不利，但却一贯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并拒不承认种族隔离制度的各种表现形式——最明显莫过于所谓班图斯坦——的合法性。此外，莱索托继续收留逃离南非压迫的难民。

出于这些原因，南非便将莱索托当作侵略的目标。

但是，对种族隔离制度的真正威胁显然是存在于南非内部，而不是它的边境之外。比勒陀利亚政权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和占南非人口绝大多数的受压迫人民达成协议。

(乌干达)

在这里还必须谈到侵略莱索托王国所造成的一些更广泛的问题。

首先，侵略莱索托不过是南非全面行动最近的一次表现。南非通过它的这种行动已在南部非洲地区实行并维持恐怖统治。这种不公开宣布的战争给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造成了特别严重的损害。甚至我们在这里进行审议之际，南非军队仍在占领着安哥拉南部省份的一部分。仅仅在进攻莱索托之前，南非的一支特别中队还对莫桑比克贝拉附近穆哈瓦的燃料仓库进行了类似的袭击。比勒陀利亚的侵略和破坏稳定的方案其范围目前已经远远超过了南部非洲地区。最明显的例子是1981年11月对塞舌尔的入侵；但塞舌尔在地理上同南非边界相距很远。尽管南非多年来不断对独立的非洲国家进行侵略并进行恐怖活动，但却没有人能够举出一个事例，说明独立的非洲国家对南非发动过进攻。

第二，有些人仍然认为南非在某种程度上起着非洲区域警察的作用。这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看法。警察的作用是维护和平，保持治安。那些在整个南部非洲制造恐怖的首犯怎能充当警察？这一切对那些经常谈论南部非洲区域安全的人难道有任何意义吗？

第三，如果南非目前正在加紧进行侵略独立非洲国家的战争。安全理事会（我们这个安理会）就必须对这种事态负一定的责任。安全理事会往往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南非一再的侵略行为。南非在安理会内得到特别的保护，所有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行动都在安理会受到阻挠。安理会的这种失误使南非相信它的冒险行动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整个南部非洲战火燃烧的时候，安理会难道还要胡混下去吗？我担心，如果目前这种趋势不迅速加以制止的话，整个非洲就有可能变成种族隔离政权恣意妄为的猎场。为了制止这一危险的趋势，安理会必须考虑更加明确的措施，而不只限于象征性的谴责。

最后必须强调指出，任何侵略、制造混乱或进行恫吓的行为都不能阻挡争取自由的历史潮流。这是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几内亚比绍拖得很晚才认识到的教训。

罗得西亚的伊恩·史密斯曾一度宣称，在一千年内，在他的有生之年，罗得西亚也绝不可能实行多数统治。今天，此人已成为独立的津巴布韦的一名不服管束



(中国)

的公民。遗憾的是，比勒陀利亚的种族隔离老爷们也有伊恩·史密斯综合症。但争取自由的潮流已无可逆转地越过了村波波河。非洲各国人民将继续战斗，直到这一浪潮席卷好望角。

主席：我感谢乌干达代表对我所讲的友好发言。

凌青先生（中国）：主席先生：

首先我愿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对您担任十二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您的卓越的才能和丰富的外交经验一定能够引导安理会顺利地履行它在本月份面临的使命。我也要借此机会向巴拿马奥索雷斯·铁帕尔多斯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领导安理会圆满地完成它在十一月份的工作。

中国代表团对莱索托国王陛下前来参加安理会会议表示热烈欢迎。我们注意地听取了他昨天所作的重要讲话。

主席先生，十二月九日凌晨，南非种族主义当局对莱索托悍然发动武装入侵，使用了军用飞机和直升飞机，并一度占领了莱索托首都马塞卢，野蛮屠杀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四十余名无辜居民。这是对莱索托——一个联合国成员国也是非统组织成员国——的独立和主权的严重侵犯，并给莱索托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这也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与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粗暴践踏。南非当局的侵略行径遭到了莱索托人民的坚决抵抗，并已激起广大非洲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南非当局对莱索托人民和非洲人民所犯下的这一新的严重罪行表示无比愤慨和严厉谴责。我们对莱索托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并坚决支持他们抵抗南非侵略的正义斗争。

长期以来，南非当局在国内奉行野蛮的种族隔离政策，残酷镇压南非黑人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在国外，它顽固地坚持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和殖民统治，不断地对安哥拉等非洲邻国进行武装入侵，并对津巴布韦、莫桑比克进行军事威胁和颠覆活动。尽管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一再谴责南非当局的倒行逆施，但是它对此却一直置若罔闻，态度顽固，气焰嚣张，其反动、侵略行径非但没

(约旦)

有收敛，反而更为变本加厉。十二月九日对莱索托的武装入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事实再次表明，南非当局的反动政策和侵略行径是严重威胁南部非洲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

主席先生，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莱索托和其他非洲国家的正义立场和正当要求，坚决支持南非人民及其民族解放组织反对种族隔离的正义斗争。我们认为，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的安全理事会，对于南非当局赤裸裸地侵略一个独立的、主权的邻国、威胁与破坏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行径，不仅应予以严厉谴责，而且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有效措施，例如，要求各国严格执行对南非的武器禁运，认真考虑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等，以阻止南非侵犯邻国事件再次发生。我们认为，一向包庇和纵容南非的大国有责任向南非施加必要的压力，以制止南非当局继续其暴行。

谢谢你，主席先生。

主席：谢谢中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努赛贝先生（约旦）：我要代表约旦代表团向我们1982年12月份的主席，友好的波兰常驻代表，弗拉季米尔·纳托尔夫大使就任主席职位表示由衷的道贺。他的智慧，政治才能和对国际问题的了解无疑将有助于促使安理会的讨论获得圆满结果。

我还要借这个机会向上个月的主席，友好的巴拿马卡罗斯·蒂帕尔多斯大使，表示感谢；他在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期间表现了杰出的才能。

这个星期四，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对和平的莱索托王国首都马塞卢无缘无故发动侵略，夺去了许多无辜难民的生命，造成私人 and 政府财产的巨大损失，这种卑劣行动可以说是对一个接壤的独立、主权国家进行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动。

当我们考虑到莱索托王国是一个内陆的，实际上毫无武装的小国，而南非是一个不惜一切建军的国家时，这种好战的行动就更应受到谴责。在那次残酷进攻下，大多数受害者显然是被滥杀的。两天前莱索托外交部长告诉我们，他们之中有儿童，还有一对新婚夫妻。无论用任何理性的分析，也无论怎样设想，这些人是不可能对强大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式的南非政权构成威胁的。这个政权显然已到了疯狂的程

(约旦)

度。即使一向对南非敌对政策和措施表示支持的南非报纸，也明白而严厉地批评其政府的侵略和恐怖主义行动，指为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极其有害，因为它加剧了整个南部非洲人民的嫌恶与畏惧不安。这种感觉是南非对其邻邦，如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不断进行侵略的结果。同时它也理所当然地加深了南非绝大多数人民对南非那一撮冥顽冷酷的统治者的疏离感。

正如同莱索托王国国王陛下莫舒舒二世昨天在安理会所说，侵略莱索托的可耻行动是对人们普遍接受的文明行为的基本法则和规范的侵犯。这法则和规范就是，每个国家对那些具有良知、不能忍受种族隔离屈辱的移民都有给予庇护的权利和责任。世界上有哪一个自重的国家愿意放弃这种权利和责任呢？

莱索托，正如国王陛下所说的，是一个难民组成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会比曾经身受非人暴行痛苦的国家更能意识到自己对受压迫者的责任。

约旦代表团也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以色列在我们那个地区进行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动的范围更广——我在这里并不是想得点政治好处——我们因此要强烈谴责种族隔离政策和南非进攻莱索托的野蛮与滥杀行为，并支持本次会议开始时通过的决议中的要求，即南非应对莱索托王国因其侵略行动造成的全部生命财产损失提出充分和适当的赔偿。

同样重要的是，必须确保这种侵略行动不致成为侵害到《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石的榜样和先例。在我们的中东地区，这种侵略行动远在十多年前——从1969年或更早——就已开始，从比较有限度的侵略行动最后演变成为大家都看到的，即今年夏季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难民进行的那种毫无忌惮的灭种战争。

开始的时候——我记得的很清楚，因为当时我就在场——是以色列向贝鲁特著名的国际机场发动的包括直升机的空袭。结果超过14架波音飞机和其他设施全部被毁。

那时以色列所持的理由是有一名或两名青年在那个机场登机，但机场每天有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千旅客登机。大家都知道黎巴嫩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成千上万的人都从那个机场飞往世界各国——至少以前是那样。

那次空袭以后，接着就是对非武装的难民营经常进行突袭。这样一来，这些难民为了免于被集体屠杀，被迫拿起小型武器自卫。以色列人却把这种本能的行动当作对以色列生存的威胁。整个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层层升级的结果，终于酿成无可言喻的大灾祸。

难道南非也在走上这条道路吗？难道它企图借此搅乱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希望？难道这又是大家惯见的对安哥拉和莫桑比亚无时不在的攻击的一部分？这只有等将来才看得清楚，而安理会的反应确实是关键性的，因为整个南部非洲都在这个恐怖势力的笼罩和包围之下，不可避免地会危及国际的和平与安全。

我国代表团本来要支持一项较强硬的决议。这并不是基于惩罚精神，而是为了以此阻止目前在南部非洲发展中的情势演变成在我们中东所发展成的局势。在这样黑白分明的问题上，本来约旦代表团希望有一项较强硬的决议，但为了获得一致意见，它顺着大家的意思，支持了现在这项决议。

请容我代表约旦政府和人民对莱索托死难者的家属和骄傲的人民致以深切的悼唁。

主席：谢谢约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阁下，首先我要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位。你在日内瓦裁军会议谈判和其他国际论坛中表现的丰富的外交经验和才能是众所周知的。我们非常高兴见到社会主义波兰的代表担任主席的职位，波兰同我国有着兄弟般的友好关系，我希望你在这个重要的职位上事事成功。

我还要对巴拿马代表，卡洛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大使表示感谢，他很能干地主持了安理会十一月份的工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苏联代表团十分注意地听取了莱索托国王莫舒舒二世陛下昨天在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对他发言中令人信服的论据和诚恳的发言态度印象深刻。我们要向国王陛下和莱索托人民表达我们对该国许多无辜公民的死亡的最深的哀悼。

事情相当明显，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犯下了又一次罪行，对非洲国家莱索托王国进行公然的武装侵略。12月9日，种族主义者的武装部队侵入莱索托领土，突袭该国首都，制造混乱，残杀无辜的公民。南非空军也出动了飞机和军事直升机参加进攻。

这是又一次企图恐吓南部非洲新独立的年青国家，企图使其屈服于种族主义者的意志。比勒陀利亚这种标准的侵略方式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这只是南非对非洲国家进行的长期战争的一连串无止境军事行动中的一部分而已。

最近几年安全理事会已多次对南非向安哥拉、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塞舌尔发动的侵略攻击发出谴责。南非部队在侵入安哥拉的领土后，直到今天，仍然占领着该国一些城镇和村落，还在屠杀人民，摧毁房屋、桥梁和运输及电讯设备。

最近不断接到的新的报告指出，种族主义者又在他们与莫桑比克接壤的边境上危险地进行进一步武装部队集结和增加。所有这些情况再一次表现，南非的政策对非洲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对南部非洲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一个日益增加的威胁。

明白事理的人都清楚知道，正如同昨天莱索托国王令人信服地指出那样，比勒陀利亚政权如果不是仗着一些西方国家——说得确切些，主要是美国——在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所给予的直接和间接、公开和暗中的支持，是绝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行动的。鼓吹要耐心地同南非种族主义者打交道的正是这些国家，而实际上鼓励它进一步在南部非洲扩张的也就是这些国家。

最近这种对莱索托的突袭式攻击就是比勒陀利亚过去对非洲国家作恶未受惩罚的直接结果。苏联坚决谴责南非对莱索托王国领土进行的武装侵略。我们同意非洲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各国代表的意见，这就是南非种族主义者对四邻国家的侵略行动已构成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苏联代表团支持这份提出来让我们审议的决议草案，但下面的问题出现了：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呢？若相信这项决议就能迫使南非放弃对非洲邻国的侵略和恐怖主义政策，那恐怕就是一厢情愿的妄想了。

我们可以予期不同的情况出现，就是说，南非象过去一样，再一次对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置之不理而继续其侵略政策。在这方面，出现的问题是——正如同联合国秘书长在其年度报告中所说——我们怎样执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各项应该具有约束性的决议。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时，安理会即应采取下一步骤，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措施以迫使该国考虑并遵守决议。

苏联代表团曾经多次表示过，而且我们还要再重复一次，即，安全理事会应对南非采取本组织《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否则所有这些表示要加强整个联合国效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效率——的谈话将仍然只是谈谈而已。

同时还有某些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不必说出它们的名字，大家早已知道是哪些国家——动辄轻率地谈到制裁。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昨天报上报导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甚至威胁要对中立的奥地利适用制裁。但只要提到南非问题，不管是有关纳米比亚问题或侵略安哥拉、赞比亚、或莫桑比克问题，总是有几百种借口来解释为什么不能通过一项制裁的决议。显然，制裁不是无效就是不能适用——他们大概就快要说制裁是违宪的了吧。而且假如，事实上也发生过，我们真的要就一项呼吁按照《联合国宪章》来实施制裁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那么这项决定也根本通不过。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不断注意比勒陀利亚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和它的具体行动，以便最终依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决定性措施，迫使南非立即停止其对该地区各国的侵略。

主席：谢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西班牙)

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以西班牙语发言): 阁下, 首先我要向你就任安理会主席表示道贺。当然, 在你的任期内, 我保证将给予协助也与你合作。

我们还要向卸任的主席, 巴拿马代表道贺, 他在负责安全理事会主席时杰出地完成了任务。

我还要向我的来自扎伊尔的朋友致以特别的问候, 他刚刚升任了外交部长的重要职位。我谨向他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这已经不是莱索托王国当局第一次因为南非向该国讲行的暴力行动而到安理会发言了。但是这一次的行动却特别严重, 不仅因为攻击者侵入邻邦领土并袭击其首都的狂妄行径, 而且因为它造成了损失, 尤其是数十个——南非难民和莱索托公民因此丧生的悲剧。我国代表团认为, 12月9日在马塞卢发生的事件的严重性完全使我们有理由一致地通过刚才的决议。

西班牙外交部长得悉南非进攻的消息后曾立即发电报给莱索托王国的外交部长。他今天出席会议, 我们很感荣幸。电报的内容如下:

(以英语发言)

“我谨对南非部队进攻贵国造成的生命损失向阁下表示最诚挚的哀悼和遗憾, 西班牙政府和人民强烈谴责这种肆意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并认为它是对南部非洲和平与稳定的一次新的打击。”

(继续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国代表团最强烈地谴责南非这种侵犯莱索托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略行动, 并再次表示关切南部非洲的紧张局势, 我们认为, 紧张的根源在这个可恶的种族隔离政权。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曾一再谴责这个政权, 它不仅肆无忌惮地侵害南非绝大多数人的人权, 而且与各个邻国对峙为敌。种族隔离制度是一个遭到全体国际社会拒斥的异物。它为了生存下去, 对各邻国采取了如此受人斥责的行动。这种行动也正是安理会今天审议的问题。

(西班牙)

南非当局必须明白，国际社会的忍耐并非漫无止境，它们必须停止再向莱索托或该地区任何其他国家进行攻击。

我国代表团非常注意和同情地聆听了昨天莫舒舒二世国王陛下的发言，我们对莱索托代表团表示支持，并请它转达我们对受害者家人的哀悼。

主席：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将在明天，1982年12月16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会议于下午五时50分散会